

我党从建国初期开始，太祖就说“党内无派，千奇百怪”，而分政治派系，用出身系统划分原比用政治态度划分更切实际。

如天朝军界，早期是五野三头的格局，据说建国初期，各野战军老总曾集体坐飞机，飞机里诸位大佬对着桌上的中国军事地图，你画一个圈圈我画一个圈圈，互相立下势力范围。

然而，毛多次冲击五野三头的格局，首先彭就被打倒，一野被清洗，而后军队内斗，林彪逃亡，文革末期太祖又搞军区司令对调，五野三头格局大受冲击，后太宗利用王、迟两位山东军委副主席，引进山东帮，打破旧格局，山东帮由此一家独大。

在政坛，建国初期就有“红区、白区”之争，红区是解放区的干部，白区是地下党成员，刘少奇为白区领袖，这也是以如高岗所言的"刘少奇有圈圈，周恩来有摊摊"，以圈子划分的还有薄一波61人小集团，落寞靠边站的陕北系，广东本土派，海南本土派等等。

建国初期，各级领导人的派系，大体上还是按地域和势力范围划分的，并非政治理念。

如温铁军所言：

往往是地方自战争年代客观形成的“土围子”们自行其是，而造成的代价和责任却由中央来承担

今天我们要聊的上海帮，也是闻名久矣，大家都说上长者的上海帮，实际上，上海帮的历史远在长者之前。

那就是我党的华东系。

解放初期，全国划分六大行政区，分别是东北、华北、华东、中南、西南、西北，上海地理属于华东局，陈毅为首的华东野战军，也就是三野，解放了上海。

为什么那么多山东南下干部去上海，就是因为华东野战军起家于山东，系统内部山东人居多。

王沪ning教授就是山东莱州人，他的父母就是华东系统去上海的山东干部，两人怀着对上海的美好期望，给儿子取名“沪宁”。

为什么邓时代一直不给平反的粟裕，在江时代能得到平反？

粟裕是华东野战军的战神，而上海为华东系统，上海大佬王道涵，也就是长者的政治教父，为其麾下，对粟裕十分崇拜，粟裕指挥的孟良崮战役胜利后，华东野战军军工部部长汪道涵，在传达孟良崮战役胜利时，手舞足蹈“粟司令了不起！”

长者事汪如父，汪道涵跟他提过三件事，长者几乎都办了。

一件是两岸关系，长者办了汪辜会谈，把这份留名青史的机会给了汪。|

第二件是华东粟裕的平反，深受华东系统大恩的长者，照办了。

另一件是温铁军，汪晚年和温铁军成为书友，忘年交，（汪极喜读书，和余秋雨也是书友）温铁军主张振兴农村，但当时已处政治边缘，汪为他牵线搭桥，温得以面见长者献策，当时长者快退休，将其任务嘱托给了胡温，由此有了那些年振兴农村的国策。

而上海，更是华东系统的大本营。

开国之初的历届上海市主要领导人，除了一九七六年为打击"四人帮"势力而派进上海的苏振华，其余全部是中共华东系统的人马。

长者有华东系统的印记吗？

长者的叔父江上青，就是华东系统的，而且是华东系统的元老，是早期的重要领导。

1980年出任上海书记的陈国栋，很多人都知道他任职经历都是财政部门，被陈云称赞为"党内理财专家"，却很少人知道陈国栋之所以能进财政的门，还要归功于长者叔父江上青的慧眼识珠，安排他做了灵璧县财税局长。

所以陈国栋一到上海，长者就登门自暴家世，陈待之甚厚。

而当年文革结束，中央派驻上海接管上海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工作小组，里面就有年轻的长者。

正是靠着叔父的恩泽，长者在上海有了华东老革命们的深层特殊关系，才能一路顺风顺水，无人撼动。

上海长期处于华东系统掌控中，中央不是没有芥蒂，所以当时派芮杏文、长者两人空降上海，长者市长，芮杏文却是书记，外来户的芮杏文力压上海本地户的长者一头，就是中央要芮维护央地关系的平衡。

但最终长者力压芮杏文一头，升任书记，芮被挤回中央。

而同时，长者也在上海遇到了他一生的好搭档，军师。

是的，军师是江西人，而且只在上海待了5年，却完美融入上海，并成为上海帮的二号人物，其背后原因，不仅是军师与长者的关系，更是他的母亲。

《四大神奶》写过，军师的母亲，是女红军邓六金，而邓六金亲自组建华东局南下干部及烈士子女保育院，即华东保育院，用毛驴筐驮着华东干部儿女随军转战，就像华东野战军后勤司令刘瑞龙女儿刘延东说的那样，“我们都叫曾妈妈。”

刘延东等一众华东保育院出来的儿女，和军师都是兄弟姐妹相称的。

长者只有一个叔父，还牺牲了，而军师却有一个建在的母亲，还有这么多兄弟姐妹，所以与华东系统天然血脉相亲的军师，毫无疑问的能在上海滩与长者谈笑风生。

长者和军师，两位个人发展与家庭背景都与华东系统有密切联系的人，成为了一生的好拍档，并将上海帮从华东，带到了中央。